



雪兆集

周良沛

I227/402

雪 兆 集

周 良 沛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

20848900

848900



封面设计：周建民

雪 兆 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15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82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2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7,600

书号 10019·3273

定价 0.84元

自序

有时，早拟好一个漂亮的诗题，又久久写不出诗来；有时，诗早写好，又苦想不出一个标题。这次，为这找不到书名的几千行诗在屋里烦躁地踱着时，窗外在头夜猛烈的北风后下起北京冬旱中头场鹅毛大雪，外面有人欢悦的嚷道：“雪兆丰年！雪兆丰年！”于是，我也就为这本小册子题作《雪兆集》，讨个吉利。也望今后在自己的创作上不要每年都是愧对同志的歉收。在这个时代里，个人是算不得什么的。新的时代的活力，不平凡的生活，就是宏伟的史诗生根的土壤。我将自己这些诗，当个脚印留在这里，愧疚而不气馁，向前远望，看到瑞雪为我们整个诗苑所示的丰年。雪花啊，它哪里仅仅是喜兆呢？南方人闻雪就颤，可是，雪花在风沙横虐的北国，空气为之湿润而清新。雪花在那时是温暖的，它轻轻落下，泛着丝丝清凉慢慢化在干裂的面唇。兆丰年的雪花，多美啊！

诗人曲有源写了这样的诗句问我：

哦，几十年几十年，你还没个家园，
一个手提包挟着你全部的友谊、思想、爱情、家
产……

别后，有话要说给你，总觉得心酸，
我拿出信封，写不出你一个固定地点！

其实，“二十年前，突然在人们面前消失”并非远走天涯。我是有过少时四方飘泊，青年饮马南北，旅尘裹着生活的经历。而这二十年，我是不能外挪半步地呆在一个僻远的山野。今天虽然弄清了我属错案，当年却不容申辩，冤得人只准“低头认罪”，挥锄“赎罪”。我是从不“认罪”的。后来，我知道一个被父亲株连的孩子，当守林人死于猛兽的齿爪，他勇敢地顶下这个任务，常年在阴暗的林中，在无人的寂寞与虎啸的威胁下，这未成年的孩子，精神常是恍惚的。这时，我才知道自己对这些孩子是有罪的啊！从小，我就患着情感与知识的贫血症，心灵的窗户敞开，

追逐未知的一切驰骋时，我也永远是个流浪者。思想是无法禁锢的，这二十年，也是一样。在我流浪者的灵魂里，从小，无羁得漂泊无着落，执着得如横了心的汉子，在无可更移的意志下，就开始了我的坚韧而忧郁的求生的跋涉。我也就这样开始了写诗。起初的诗情肯定无法在笔下定下诗形！有了诗情也定能找到诗形的。灵魂总是生命的核心。

年青的时候，艾青同志向我讲到过一个俄国宫廷诗人，在沙皇面前，尽力用各种办法保护过许多俄罗斯引为骄傲的诗人。他爱才又识才，很懂诗，但他自己却没有写出什么好诗，很主要的原因是生活得太舒服又安于其中。安于享受与权力的拥有，正是思想的灰色。苦点没关系，太舒服了，写不出诗，甚至不想写诗。比起同辈的诗友，我生活的道路没有他们平坦，个人的经历也没那么单纯，艾青是从另一个角度，鼓励我在写作上要有信心。这番话，只有二十年的坎坷后，才懂得它的意义。毫不讳言，我也不愿回到那场恶梦中痉挛。可是，人在不幸之中，与外界及内心的矛盾，使感情无法平静，那时，对生活的敏感，爱憎的强烈，对人生的思索，都是诗的种籽。苦，艰苦，甚至痛苦，是人生最深刻的滋味。这滋味，多在底层，在

不幸的人之间，在搏击向前的苦斗中。幸福、梦幻的故事太相似时，多样的人生，在它那里有着最丰富的蕴藏。能产生最丰富的形象，能使“意象、象征、想象、联想——使宇宙万物在诗人眼前互相呼应”。

二

开始写诗的时候，就听说：这是危险的职业。

我，几乎难于掌握自己，似乎应该知难而退。

诗，总是在真、善、美出生的阵痛中坠地，我们怎么也得忍受着，不然，怎么作母亲？

过去，多少诗人监禁，流放，终生潦倒。汨罗江的波浪平息不了“哀民生之多艰”的怨愤，我们听到：“人们，你要警惕啊”的警号，也发自绞刑架下。……

那是人民受难的日子，不仅是诗人，任何一位正直的人，都不会顺心顺眼，活着，就有危险……

这是人民当家的时代，生活向前，朝向全面的解放，诗人既可迎着未来奔去，呼唤“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”，也可以为人们美好的愿望而“祈求”。

新生的事物的运动，垂死的一切的挣扎，是在相击中

迸出诗的火花，张志新不幸光荣地牺牲了：

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
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——重量

《天安门诗抄》冲出一切禁锢，飞扬在神州大地。真正的诗，总是时代的强音，它冲破重压，就是在突围中不断武装强大自身的过程。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，唱出强音的歌者往往是弱者。他们在淫威下威武不屈或是壮烈牺牲，也没改变被强权支配命运的地位。和过去的诗人一样，他们也多难、不幸。

这当然是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故事；它也说明了写诗的职业的“危险”性。

诗的生命，在于形象的新鲜、生动，在于思想的深刻、敏锐及想象的丰富、艺术上的创新……

作个诗人，永远要是开拓者；他的耕耘，首先在发现思想和艺术上的新大陆。

新大陆的发现，是探险而来的；探险是无法不冒险的。

这就使写诗成了危险的职业。

尖锐、战斗的思想不会不遇到顽固势力和世俗观念

的围剿的；对艺术的创新、开拓，同一个敌人也决不会对它宽厚。

张志新的死，不能简单地视为特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，她思想的锋芒，正是她舍命为我们探得的思想新大陆。艺术的开拓就是人生的开拓。

在艺术上，诗的可塑性超过任何文学样式。这种可塑性也格外容易被人利用，成为糟蹋诗艺的强敌。

我自己就是这样：当我把诗的语言要求音乐性理解为散文的韵文化，常常就写得比散文还散文；在这种时候，押韵的手段就成了拍卖诗的艺术的卖主；

诗便于直抒胸臆，也常为我当作自己作政治说教开的绿灯；

试用国画似的写意手法，艺术概括为近似音乐的“虚”写，也常给我弄得写意又意不到，不是笔外意不尽，却是笔下不知所云，不是“虚”植于“实”，而是虚于空幻，没有鲜明的形象，没有明确的思想，恍恍惚惚，朦朦胧胧，如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梦呓。

如此等等，不能不常出废品，写些不是诗的“诗”。别人走过的弯路我都走过！有什么法子啊！

没有什么比诗更需要个性、独创，需要个人坚韧、持

续的开拓，我却常在误入的歧途乱闯。诗的可塑性，正象雕塑用于创作的粘泥，在艺术家手中可以用它塑出母亲或战士的音容，在我手，塑的虎只能象犬。

人们叹气地说：“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！”这是挖苦新诗。听了，有时是不服气的，有时还不得不忍气吞声。当“押韵就行”的“诗学”，把诗的表现必具的艺术功力和严肃性吞没在顺口溜的油嘴滑舌里，诗这种文学中的文学，已不再是文学了，我自己就是在一封简单的信都写不顺畅的时候就想要写诗的人，那时感到，各种背熟了的口号的凑合，毕竟比写篇流畅的散文容易得多。年少时的幼稚固然可笑，人的弱点，常常是“什么都是自己的好”，“可笑的”就成为可悲的和可怕的了。

写诗的职业，确实是危险的啊！

不怪读者看到我们有些作品厌恶地说：“这不就叫‘诗’吗？要它干啥？”若他所见的确实是“诗”，他对“诗”的轻蔑是无可非议的。设身处地，将心比心，若自己打开艺术的珠盒，看到是艺术垃圾，该是什么心情啊，在这种场合，写诗的人是容易被误认为骗子的。

可悲的是，自己这样写了不是诗的“诗”时，自我感觉里，却是在严肃地进行艺术创造，这是多么危险啊！

当省悟到这是在自欺，我不满自己，也抱怨诗歌，为了坦白自己对她的追求的真实，我真愿横卧在大道上，让缪斯的车轮就从我胸口辗过……

这时我才明白，这危险的职业给人不可抗拒的诱惑，正是她的危险啊！

三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
吾将上下而求索！

诗歌的道路也是漫漫而修远的，人，陷入其中而无力自拔也就得“求索”了。

我喜欢这样的诗，

欲悲闹鬼叫，
我哭豺狼笑，
洒洒祭雄杰，
扬眉剑出鞘！

“四五”的诗歌，以不可抗拒的力量，汹涌着那时的思潮。

活着的，决心继续战斗，受难的，视死如归。我们要真理，就要诗歌啊！无怪过去有诗人讲：他的芦笛，是将军的手杖也不换给的！

过去的大师，在他们的巨著中，给我们深刻的人生哲理，看到生活多姿的形象，有的，被称作社会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。有时，“眼睛，是灵魂的窗户”这么一个短句，既是生动的形象，又是哲理。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
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——艾青：《我爱这土地》

短短两行，几乎包含了那一代人在苦难的年代，愿与这土地同受“暴风雨”的“打击”，为摆脱被奴役而搏斗！

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样式，可以这样自由地表现生活和一切意欲，它以惊人的坦率使人为之颤栗；以诚恳得执着的强力压得人窒息；以所描绘的多样的人生使人眼花缭乱；以人生哲理的深度使人困于它的启示而不能自己，再思索，或奋起；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”，为了信仰，诗的信仰，是可以叫人为她而勇于赴死啊！

有个文学期刊向一位朋友约稿说：“新诗，是没人看

的，但在这种文学样式目前还不能消灭之际，每期还要给它点篇幅点缀，也要你赐稿对我们支持……”这位编辑的坦白是可爱的。我那位朋友的气愤也是可以理解的：“这种人，搞文学连文学是个什么东西都没弄清楚！”是的，人类是开始有诗而有文学的；散文发展到诗又是一个飞跃。诗，是文学中的文学。散文，以至音乐、美术、舞蹈所现出的美，都在发掘、表现了题材各自内在的诗；诗也是在吸取各兄弟艺术之长在丰富、发展自己，若散文的章法支配了诗，诗也只能瘫倒在急诊室。

必须通向人民，诗才有知音、出路；

诗人又只有以自己的声音，自己的色彩才能获得艺术生命；

诗的个性，就是诗人的个性；

没有诗人内心的真诚与袒露，就没有诗；

诗的艺术特性就确定了它与诚实是互为依存的。

前些年，我唱过一首样板歌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》，整篇歌词只是标题十几次的重复。口号的重复是表示感情一次比一次强烈，几乎每次都该加个惊叹号——“！”。作曲的倒是抓住这个特点，“就是好就是好”的旋律，就象跟人吵架，以势以声压人，又起手想打的架势，很有特点。

把色厉内荏的内心空虚全在虚张声势中表现出来了。夺得国家部分最高权力的人的“就是好”，正是亿万人民的灾祸啊！即使有种力量要强迫我举手呼“好”，我的手已被这场浩劫留下残迹，举不起来了；即使我愿为它“好”而雀跃，我的腿也被那场浩劫致残，跳不动了。

在浮夸风盛的时候，我这多少懂点生的艰辛的人，听到“吃饭不要钱”是无法不写诗的。可是，不久修筑铁路住在老乡家，房东家死了位老人，迟迟不办后事，在大热天，实在有碍卫生，我上门表示愿意为他们出劳力的时候，这家人却苦苦求我不要把死人的事声张出去，这样，按照户口多个人头可以多打到一份吃的，老的死了就死了吧，小的饿得哭，大人却受不了……。当时，我那份照着铁路工人的口粮标准打下的饭怎么也咽不下去。以说谎谋利的人，谎言就是他作交易的商品。出于真诚而说了假话，其痛苦也许就是惩罚。比起我那些所谓“革命的”（真是糟蹋革命！）比起“浪漫主义”下的分行抒写，彭老总在庐山上的万言书才算诗。它是不朽的。

这三十年，在提倡“实事求是”的同时，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说真话的。不允许说时要说，得付出很大的代价。为求“真”，得有毫无顾忌的大勇才有诗啊！在我们

国家，自然不可能都是这样，又确实有这样的時候。要写诗，又不能停息内心的燃烧，直到把自身也烧成灰烬，这样，既可能留下火来，又准备什么也不留下。

四

火的冶炼，诗会长出火红的翅膀。

冶炼的火，是诗人的热情。

热情凝成诗形，却要冷冷的理智，它象淬火的水，经锻打的铁，在冷却中才能成钢。

我常在无比冲动的热情中写的诗，别人看得淡而无味，我就只有陷入不被人理解的苦恼。有次，见一位编辑请诗人写首悼诗。诗人说：

“为他死的哀恸还没有让我喘过气来，你就饶了我吧！”

“正是知道您对他有这么深的感情，才想到请您写的悼诗一定会写得动人！”

“同志——”这位诗人几乎是抗议了：“眼泪滴疼了我的心了，你还能逼我写诗吗？”

他的话，使我看清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体验：过度的哀

乐会因哀乐过度使感情浸淫在单纯的哀乐的麻木之中。这时，个人的哀乐爱憎不能成为表达哀乐爱憎的诗，只有通过理念的过滤器，真挚的感情落在稿笺上才可能是动人的。热情的泛滥，漫散的狂流，无节制、无理性的激情，只能是纯感官的痉挛。

我深感自己缺乏思想，不能透视现象的本质，结果，只能就事写诗，常被一些琐碎的生活现象牵着鼻子走，失去驾驭题材的主动性。我甚至感到，同是以形象思维进行创作活动的艺术，诗却比别的文学样式更容易流露思想，也更需要思想。不然，但丁在地狱门口写道：“凡是进来的，都要把希望关在门外！”雪莱说的“既然冬天来了，春还会远吗？”这样常常萦回在脑际，启示思考的诗句，仅仅说它具有形象的生动性是不够的。大地上的男女，都不离太阳，艾青却以他独特的感受写过《太阳》、《向太阳》。他一生，笔下接触的题材极广，又可以说只有一个主题。是《向太阳》、《火把》到《光的赞歌》贯穿的一根主线，不是一个主题的重复，是主题不断的深化，是人生永无止境的追寻与探索，每篇既有各自的艺术个性，渴求真理的热情与追寻的活力又是它们共同的生命。真理的源泉是不竭的，诗人对它的探索也永无止境。诗人并非

需要不断补充有关太阳的形象，一再倾诉的，是太阳激起诗人对真理的思考。

一个诗人，写点小品，表现一点生活情趣，给人点美感，也是很自然的；但是一个诗人的主要作品，没有丰厚的思想等于没有灵魂。

比起同辈诗友的诗，常常恨自己上不去，也就是思想上不去。写的诗淡得嚼不出味道。

有一次，采访一位舍身抢救溺水儿童的好同志。有人先写成报道，就给“把关”的问住了：

“这个同志舍身忘我的跳下去，能没有点思想活动？”

救人如救火，我们都知道这人当时是顾不得想这些的。

“譬如想到领袖的教导，才能看到他的思想动力——”

这是给递PASS——考场传夹带了。我，不知怎样才好。困恼得想求上帝了。

“同志，这样不行，缺少思想这根弦，要迷失方向的呀！”

他说得一点也不错，可是，“思想”二字若只是庸俗社会学给它特定的含义，我毫不讳言的说：我怕它，怕它来